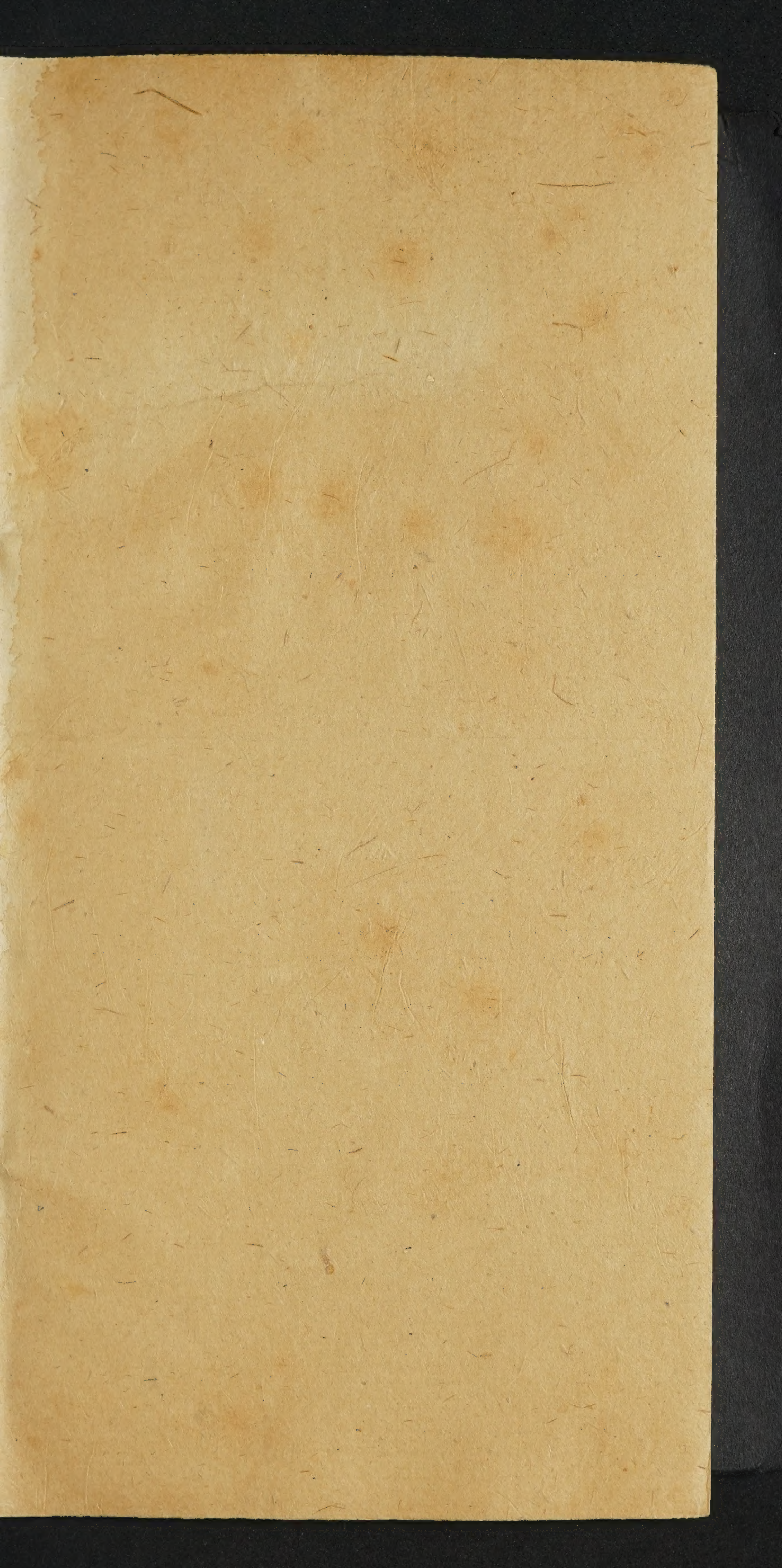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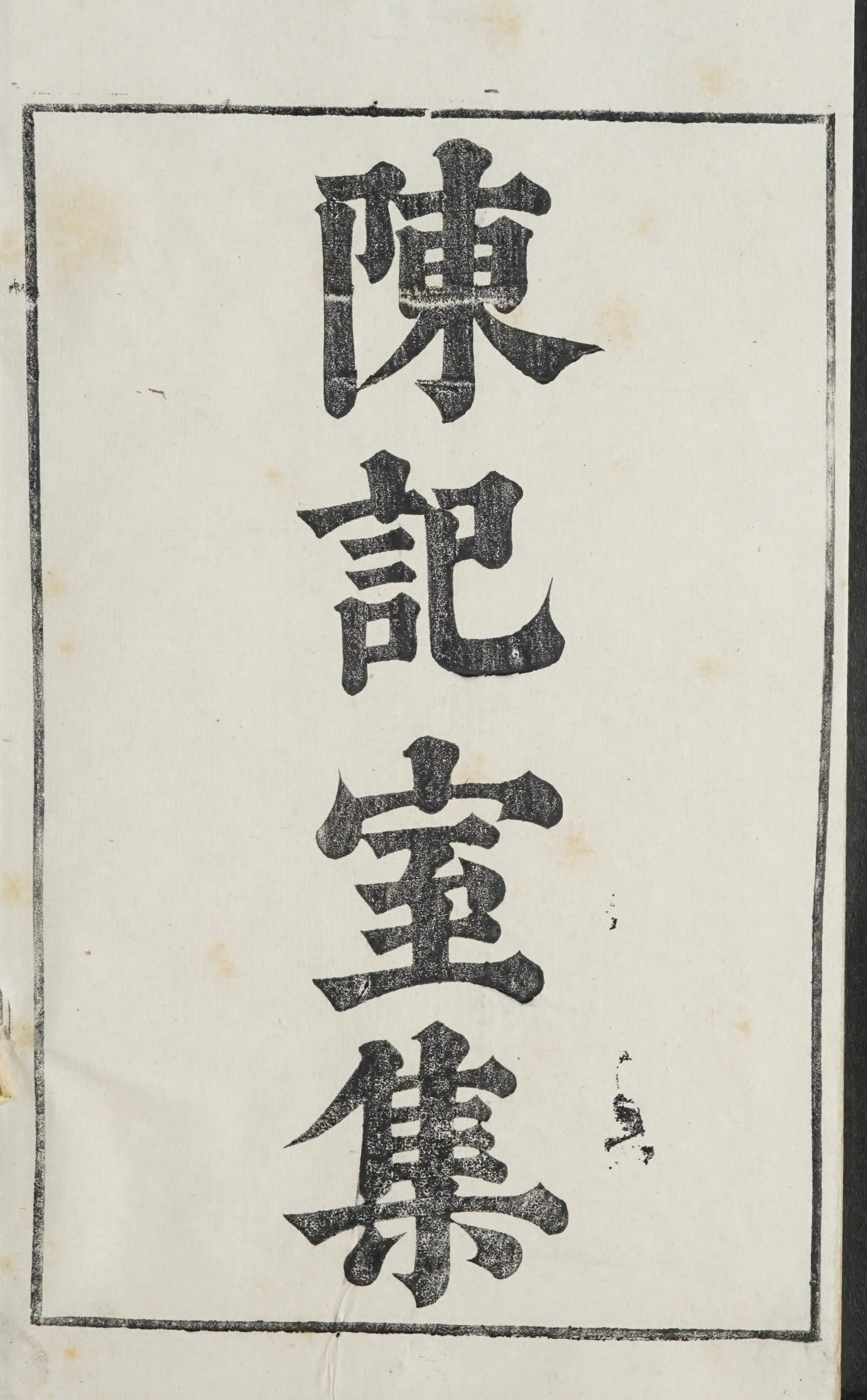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二十三冊

魏陳記室





陳記寳集

陳記室集題辭

何進謀誅宦官召兵四方陳孔璋時
爲主簿讜言禍害其意智豈讓曹操
哉棲身冀州爲袁本初草檄詆操心
誠輕之奮其怒氣辭若江河及窮窘
歸操預管記室移書吳會卽盛稱北

方無異劇秦美新文人何嘗惟所用
之茂惡爾矛夷懌相醻固恒態也孔
璋詩賦非時所推高武軍之賦久乃
見許於葛稚川今亦不全他賦絕無
空羣之名詩則飲馬游覽諸篇稍見
寄託然在建安諸子中篇最寂寥子

桓兄弟亦少酬贈元瑜傷寡婦仲宣
好驢鳴沒而繫思不可得也彼所出
塵惟章表書記孟德善用人長鼓厲
風雲遂捐宿憾然魏武奸雄生死欺
人獨孔璋斥其奄醜士衡笑其香履
足令垂頭帖耳後世即有善譽者俱

不及也

婁東張溥題

陳記室集目錄

賦

上書

書

附錄

陳記室集目錄終

陳記室集卷全

魏廣陵陳琳孔璋著
明太倉張溥天如閱

賦

武軍賦有序

廻天軍於易水之陽，以討瓚焉，鴻溝參周，鹿菰十里，荐之以棘，爲建修樐，干青霄，䆴深隧下三泉，飛雲梯衝神鉤之具，不在吳孫之篇，三畧六韜之術者，凡數十事，秘莫得聞也，乃作武軍曰

赫赫哉烈烈矣於此武軍當天符之佐運承斗剛而曜震漢季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荒熊狼競以拏攫神寶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飇炎天之隆怒吽諸夏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疇壘壁以結營百校羅峙千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於是啓明戒旦長庚告昏火烈具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夫求和聲訇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工清堅皓鍔脩刺銳鋒陸陌藥犀水截輕鴻鎧則東

胡闕鞏百煉精剛、函師振旅、韋人制縫玄玄縹甲、灼爍流光弩則幽艴筋角恒山檿榦通肌暢骨崇緼曲煙、大黃沈紫、直矢輕弦、當鋒摧決貫遐洞堅其、弓則烏號越耗、繁弱角端象弭繡質哲柎文身、矢則中息肅慎箘簵空疏焦銅毒鏃、麗轂撻輈馬則飛雲絕景直髻騧駁龍紫鹿、文的蹢魚、走駿驚飈步象雲浮若乃清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英、

又

鉤車轇轕九牛轉牽、牽雷響激、折櫓倒垣、其攻
也則飛梯行雲臨閣靈構、上通紫電、下過三墟、
藴隆既備越有神鉤排雷衝則 高 烈炬然
則頓名樓

又

衝鉤競進、熊虎爭先隳垣百疊敝樓數千、炎燧
四舉、元戎齊登、

又

整行梭律、決敵中原、八部方置山布星陳、干戈

森其若林，牙旗翻以如繪，

又

南轅反旆，爰振其旅，胡馬駢足，戎車齊軌，

神武賦有序

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已，

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覲狄民之故土，追大晉之遐蹤，惡先縠之懲寇，善魏絳之龢戎，

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轔於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曜連乎白日，旂旐繼於電光，旆旣軼乎白狼，殿未出乎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衡，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首，梟其魁雄，爾乃總輯環珍，茵氈幕幄，瓌瓔帶佩，不飾雕琢，華璫玉瑤，金鱗牙琢，文貝紫瑛，縹碧玄綠，黼錦繢組，罽毦皮服，

止欲賦

媛哉逸女，在余東濱，色曜春華，豔過碩人，乃遂

古其寡儔固當世之無鄰、允宜國而甯家實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烱烱以不寐、晝含食而忘飢歎北風之好我美攜手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楊之生稊、道攸長而路阻、河廣瀁而無梁雖企予而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余轡以言歸、含憯瘁而就牀、忽假瞑其若寐夢所懽之來征魂翩翩以遥懷若交好而通靈、

神女賦

漢三士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佽、贊皇師以南假、濟漢川之清流、感詩人之佽歎、想神女之來遊、儀管魄於髣髴、託嘉夢以通精、望陽侯而滉瀁、覩玄麗之軼靈、文絳蚪之奕奕、鳴玉鸞之嚶嚶、答玉質於苕華、擬豔姿於蕣榮、感仲春之和節、歎鳴鴈之嗈嗈、申握椒以貽予、請同宴乎粤房、苟好樂之嘉合、永絕世而獨昌、既歎爾以豔采、又悅我之長期、順乾坤以成性、夫何若而有辭

大暑賦

土潤溽以歊蒸，時洪涊以涸溫，風鬱其彤彤，譬炎火之陶燭

瑪瑙勒賦有序

五官將得瑪瑙以爲寶勒，美其英綵之光豔也，使琳賦之、

記瑤漢之寶岸，臨赤水之朱波，爾乃他山爲錯，荆和爲理，制爲寶勒，以御君子北堂抄誤寫魏文數語爲琳作今據御覽正之

迷迭賦

立碧莖之婀娜、舒綠條之蜿蟺、下扶疏以布濩、上綺錯而交紛、匪荀方之可樂、寔來儀之麗閑、動容飾而發微、穆斐斐以承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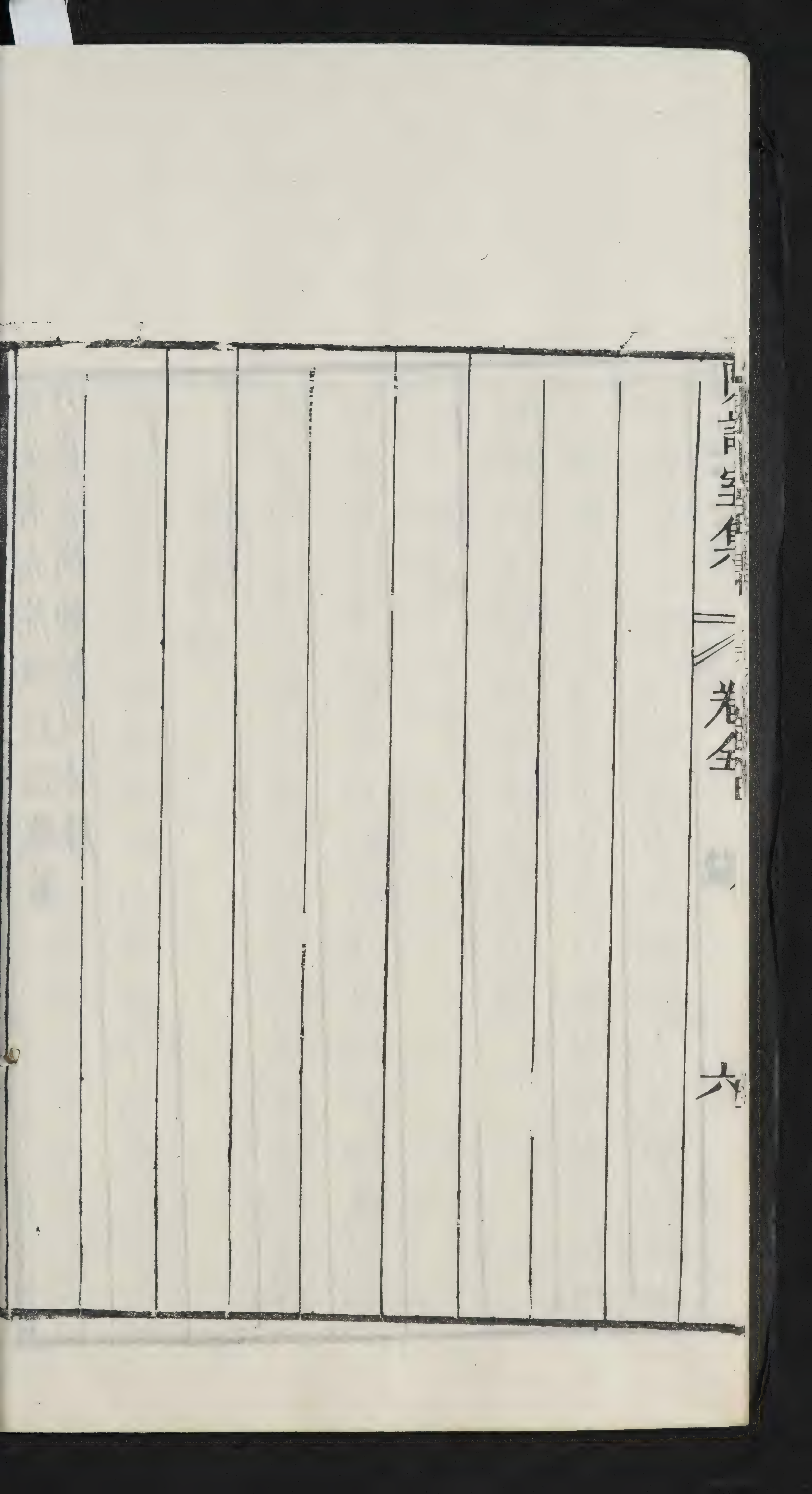
柳賦

偉姿逸態、英豔妙奇、綠條縹葉、雜遝纖麗、龍鱗鳳翼、綺錯交施、蔚曇曇其杳藹、象翠蓋之葳蕤、

鸚鵡賦

咨乾坤之兆物、萬品錯而殊形、有逸姿之令鳥、合嘉淑之哀聲、抱振鷺之素質、被翠羽之縹精

琳又有太荒賦曰假龜筮
以貞吉問神諗以休祥



上書

爲袁紹上漢帝書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城崩者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奸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

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諸臣以方畧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劒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

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渤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勢絕臣軍糧不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

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殉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敢與

瓚角戎馬之埶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

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攜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闚覬重禮以希彤弓玈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爲國翻成重愆斯蒙

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歔欷於杜郵也。太傅日磾位爲師保，任託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構難玆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

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論毋令愚臣結恨三泉

書

爲袁紹與公孫瓚書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遺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

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逸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彊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

禍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蚌賊以焚蓺渤海孤又不獲甯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甯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

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旣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與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取干戈

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
禍發蕭墻。將以定覇。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
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
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
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
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
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
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
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

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羿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更公孫瓚與子書

瓚夢薊城崩知必敗乃間使與子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

蓋聞在昔衰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

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乎。

爲曹洪與世子書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咲把翫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懽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一粗舉

大綱以當談矣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彊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讐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玆地勢。謂爲中材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

以驁。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囚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翟。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

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槩至衆賢奔絀。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雝渙者。學藻繢之綵。閒自入

益部。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惟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騄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文帝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爲也

答張紘書

紘見楠榴枕愛其文爲作賦時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琳作武軍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乃答

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答東阿王牋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俗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拂鐘無聲應機立斷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音義既遠清辭妙句焱絕煥炳譬猶飛兎流星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駑馬可得齊足哉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歡載笑欲罷不能謹韜櫝玩耽以

爲吟頌琳死罪死罪

檄

爲袁紹檄豫州文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能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産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

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僄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埽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

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奬蹴威柄。冀獲秦師一尅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推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

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紀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明時。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

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兖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首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

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幽冀。或故營部曲。或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讐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

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
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
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
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
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彊寇弱主。違衆旅叛
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
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
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
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

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偏之難。如律令

檄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返愚者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居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

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墨。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刋。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

勾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虀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倔彊猖猾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凌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可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閒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鷂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然皆伏鈇鑕

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

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於首萬里。軍八散關。則群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

邑胡薄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以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而建約支屬皆爲鯨鯢超之妻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矣夫擊鳥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

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

庸蜀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

橫海之師直指吳會萬里尅期五道並入權之

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

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

禽疾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

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領望風響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

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亂師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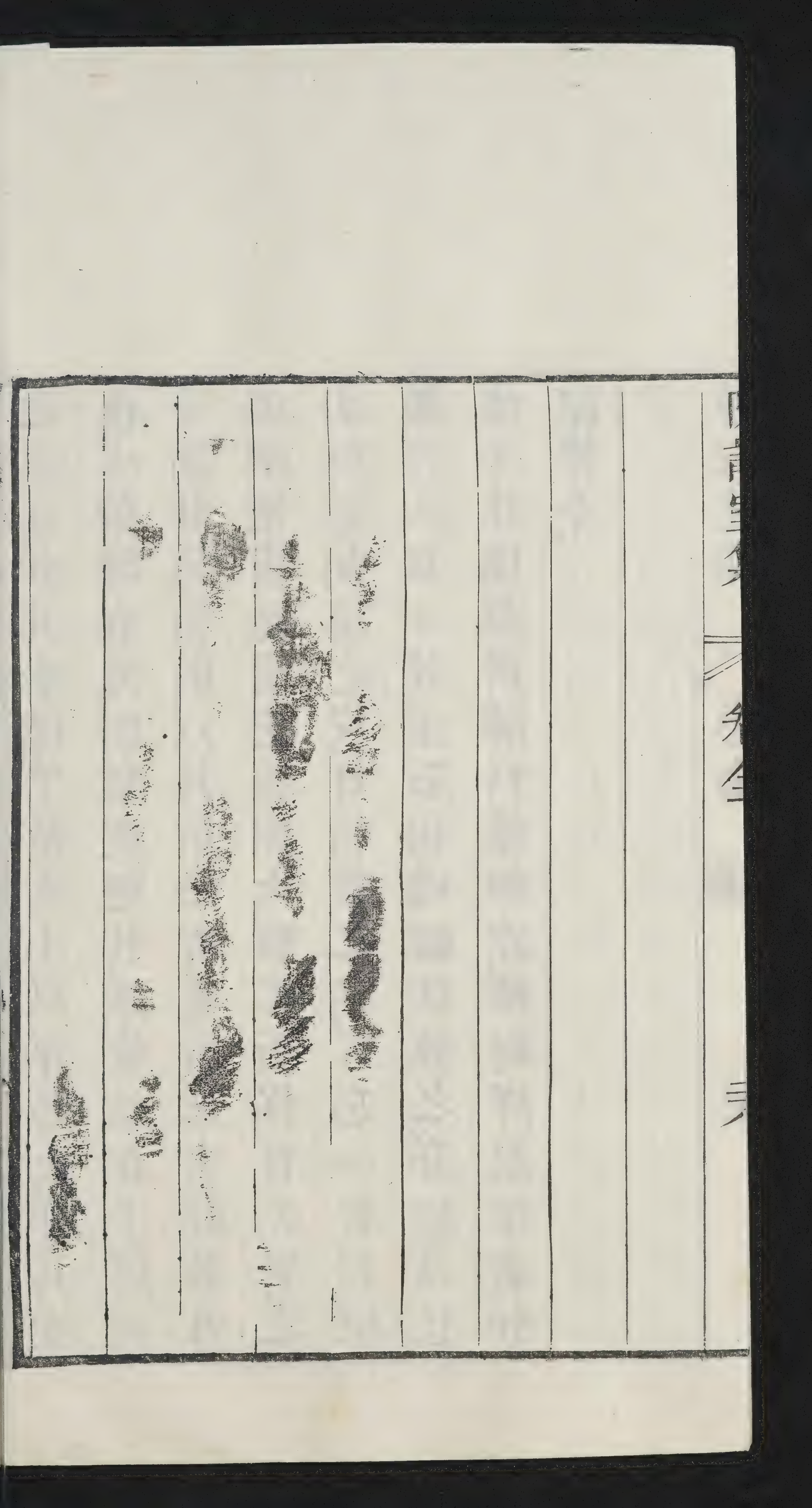
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樛尚開
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
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
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
爲內應。審配兄子，開門入兵。既誅袁譚則幽州
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凡此之輩數百
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
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
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明可否

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惟道所存故乃建邱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讐虜夕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雲霆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

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
民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
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
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
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
節。耽學好古。周黎明當世儁彥。德行修明。皆宜
膺受多福。保乂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
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
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

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鶴鳩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膺顯祿福

之上也。如其未能。笇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螫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祿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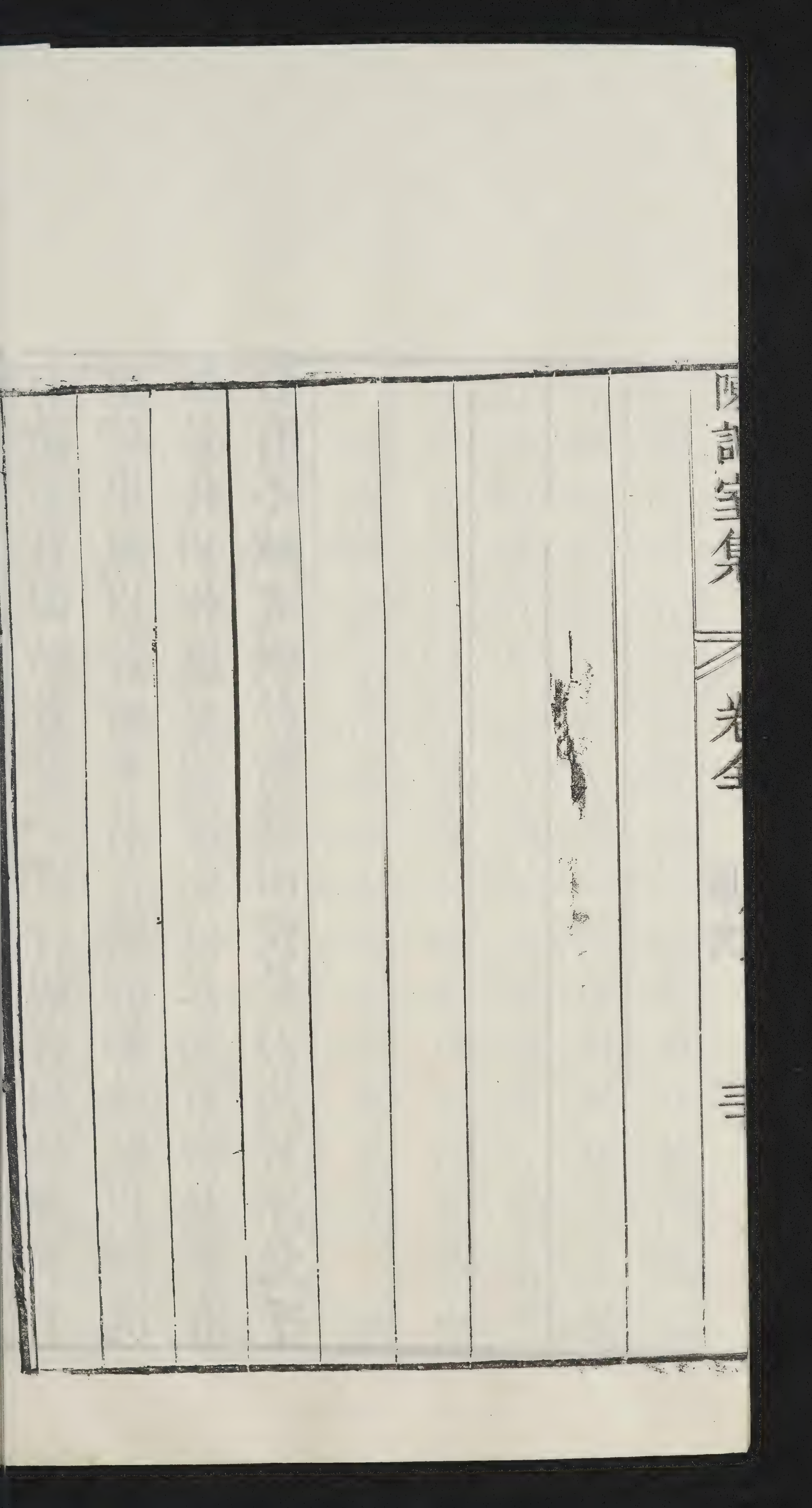
爲袁紹拜烏九三王爲單于版文

遼西烏九大人邱力居上谷烏九大人難樓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九大人蘇僕延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九大人烏延自稱汗魯王後邱力居死從子蹋頓代立總攝三王袁紹與公孫瓚連戰蹋頓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爲單于

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阮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九遼西率衆王蹋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

款塞內附北捍玁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爲百姓保鄣雖時侵犯王畧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慧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於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之君以侮天慢王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奸憂國控弦與漢兵爲表裏誠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

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齎單于
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教以謹慎。
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有
咎有不臧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免乎



設難

應讖

客有讖余者云聞君子動作周旋無所苟而已矣今主君鍾陰陽之美總賢聖之風固非世人所能及遭豺狼肆虐社稷隕傾既不能抗節服義與主存亡而背枉違難耀茲武功徒獨震撲山東剝落元元結疑本朝假拒羣奸使已蒙噂沓之謗而他人受討賊之勳捐功棄力以德取怨今賊文德而貴武勇任權譎而背舊章無乃

非至德之純美而有關於後人哉主人曰是何言也夫兵之設亦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懲淫慝也夫申鳴違父樂羊食子季友鴆兄周公戮弟猶忍而行之王事所不得已也而況將避讒慝之嫌棄社稷之難愛暫勞之民忘永康之樂此庸夫猶所不為何有冠世之士哉昔洪水滔天汎濫中國伯禹躬之過門而不入率萬方之民致力乎溝洫及至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垂拱無為而天下宴如夫豈前好勤而後偷樂乎蓋以

彼勞求斯逸也。夫世治責人以禮。世亂則考人以功。斯各一時之宜。故有論戰陣之權於清廟之堂者。狂矣。陳俎豆之器於城濮之墟者。則悖矣。是以達人君子。必相時以立功。必揆宜以處事。孝靈既喪、姣官放禍。棟臣殘酷。宮室焚火、主君乃芟凶族、夷惡醜、蕩滌朝奸、清澄守職也。既乃卓爲封蛇、幽鴆帝后。强以暴國。非力所討。違而去之。宜也。是故天贊人和、無思不至。用能合師百萬、若運諸掌者。義也。今人主以寬弘爲宗

仁義爲廬若地之載如天之幬故當其聞管籥之聲則恐民之病也見羽毛之美則懼士之勞也察稼穡之不時則推民之匱也臨臺觀之崇高則恤役之病也是以虛心恭已取人之謨闢四門廣諫路貴讜言賤巧僞慮不專行功不擅美咨事若不及求詧恐不聞用能使賢智者盡其策勇敢者竭其身故舉無遺闕而風烈宿宣也

樂府

飲馬長城窟行 樂府瑟調曲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愼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甯當格鬭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畱住善侍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愼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

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少玉臺作兒往一作與關一作間

詩

遊覽二首

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爲心。殷懷從中發，悲感激清音。投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蕭蕭山谷風，黙黙天路陰。惆悵忘旋反，歔欷涕沾襟。黙黙一作黯黮襟一作巾

其二

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閒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翱翔戲長流，逍遙登高城。東望看疇野，廻

顧覽園庭嘉木凋綠葉芳草織紅榮騁哉日月
逝年命將西傾建功不及時鐘鼎何所銘收念
還房寢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在立德垂功名

宴會

凱風飄陰雲白日揚素暉良友招我遊高會宴
中闈玄鶴浮清泉綺樹煥青蕤後闕

本傳

初曹丕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琳前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刼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

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嘗爲紹檄酷詆曹操袁氏敗琳歸操操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

書記。瑀終不爲屈。操並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操。操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操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操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從門下督。瑀爲倉曹椽屬。

陳記室集終

